

博士米女

怡红快翠 著

上

他沉默地站在原地，
看着那背影远去，
月光沿着自楼宇间蔓延而出的道路，
肆意生长，一路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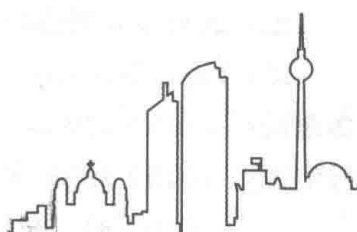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博士

米女

怡红快翠 著

上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士楼 / 怡红快翠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90-1420-2

I. ①博… II. ①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62607号

书 名: 博士楼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

字 数: 355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420-2

定 价: 69.00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昊天有成命	004
第二章 如切如磋	013
第三章 云胡不喜	022
第四章 四美具	032
第五章 两难并	045
第六章 远芳侵古道（上）	058
第七章 远芳侵古道（下）	094

122	第八章 晴翠接荒城
148	第九章 燕燕于飞
164	第十章 谁家今夜扁舟子
184	第十一章 何处春江无月明
205	第十二章 绮回汉惠
235	第十三章 说感武丁
251	第十四章 汉之广矣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里夷为平地！”李如意一边向外走，一边忿忿地想。没办法，她目前的生存能力还无法适应博士楼的恶劣环境。作为早在民国时期便已存在的古老建筑，H大的博士生宿舍向来以环境最差、光线最暗和房龄最久闻名于世。正所谓：筚户蓬门，尽显历史悠久；残砖破瓦，饱含岁月沧桑。

搬进博士楼的当天，李如意就发现这里的原住民并没有搬走，起码是没有全部搬走。而且对她也并不怎么友好——在她下午离开的时候，它们吃掉了她的半块精油香皂，补偿却只是象征性地在皂盒旁边留下几颗泰国大米一样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判断，那显然是从它们消化系统终端排出的新陈代谢产物。

“我讨厌老鼠！”博士就是博士。即便目睹如此惨酷的现实，李如意也并没有像普通女性那样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而只是异常镇定地收拾好行李，一脚踢开房门，直接搬到办公室去住

了。虽然在那里的栖身之地只能是一张躺椅，却也总好过与这群吃掉她半块香皂的生物同居一室。而和李如意同寝的那位室友，只是报到时站在走廊里向内遥望了一眼，就直接选择在校外租房子住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上的飞鸟和水里的鱼，而是预期与现实的差距。没到这里之前，李如意本来对前途满怀着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在地球上唯一一个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那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了这个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虽然她对方块文字的兴趣并不比对方块豆腐大多少，但这并不能影响她自己和乡亲们对这一伟大成就的评价——村里第一个博士，就算是在全国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也是极具震撼力的。“物以稀为贵”嘛，毕竟目前中国的博士在数量上还是要比菜农少很多的。而且由于当地经济高度发达，人们更加注重精神文明方面的比较。她光荣地成为一名文学博士，着实给村里乃至全镇，增添了不少光彩。收到通知书的那天，家里挤满了前来瞻仰博士风采的父老乡亲，据说当时院子里人口密度之大，已堪比当年魔都光大会展中心举办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招聘会。在中国农村，人们是分不清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和拿到博士学位证书的区别的，反正都是博士就是了。家里为此大宴宾客，流水席直吃了三天，收了不少红包的同时也消耗了半大棚的时鲜蔬菜和从镇上买来的两口肥猪。这次盛会直到多年以后还为当地很多老人津津乐道，用以作为自己亲历了地方发展的佐证。一位私立中学的校长在申请建房贷款时亦曾

援引此例，用以说明教育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拉动内需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教育成果与前期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作为事件的主角，李如意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儿忧虑和不安。原因在于，当她向早一年读博的表姐通报这一消息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恭喜你加入了一个越来越垃圾的群体”。这让春风正得意的她多少有些困惑。虽然她一向佩服那位表姐对客观事物的判断能力，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最高学位攻读者会和垃圾联系在一起。直到她对这一群体有了深入了解之后，才最终对表姐的评价表示了认同。而她和表姐之间的这份邮件也曾在互联网上引起长达一周之久的争论，甚至还引发权威学者做出“博士都是傻瓜”的著名论断。

第一章 昊天有成命

在办公室的躺椅上住了大半个月后，李如意无意间得知了一条消息：学校近期会对个别寝室进行调整。这种开学后的调整虽然规模很小，但也在情理之中。总有些学生入学后不在校内住，甚至压根儿就没来报道——这样就空出了一些床位。于是就有了寝室调整的可能。“不管真假，总归去看看情况。”李如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决定前去宿管科问个究竟。

这一日风和日丽，岁月静好。李如意吃过早饭，按照同学指点的方位直奔行政大楼。从食堂到行政楼大概有十分钟的路程。和魔都其他大学一样，H大的校园里充斥着后信息时代与高等学府独有的文化氛围交织而成的特殊气息。莘莘学子如过江之鲫，或持手袋，或背书包，三三两两地行走于笔直平整的柏油路上。间或有一两辆轿车开过，也只能跟在人群后面缓缓地滑行。道路一侧是各式的店铺，这个时间大都还没开张，门口张贴着各种各样的海报。在这里你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古今中外所有代表性事物。一块“个人消费满58元免费送宽带”的牌子旁边用头

号毛笔写着“《东野圭吾全集》《皮特猫》《段注》已到”。再旁边是一个早点摊，不时有学生买点儿茶叶蛋、豆腐干之类的，边走边吃，奔向教室去参悟神圣的人类智慧结晶。

时值金秋十月，绿树繁茂，丹桂纷张。微风过处飘散着阵阵沁人心脾的馨香。李如意走在马路上，看着生机盎然的校园，心里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沿着一条幽静的小路走了一会儿，抬头只见一栋巍峨雄伟的十八层大楼赫然在目。大楼底座是长长的汉白玉石阶，经过大约十分钟的艰难跋涉，她终于攀上阶顶，来到大楼门口。

“真是壮观啊！”李如意第一次为自己身处这样的学校感到自豪。然而还没等心底的赞叹完全平复，李如意就在门口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则让她愤怒的公告：

鉴于部分同学反映的住宿条件问题，学校将于近期对部分寝室进行调整。有意者请于本月25日前到宿管科提出申请，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确实存在问题的寝室进行有原则的适当微调。

把这样的公告贴在行政楼门口，无异于给盲人演哑剧，真不知道做出这种决定的人颅腔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进门右转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金底黑字的牌子，上书“宿管科”三个仿宋体汉字。她伸手在门上敲了两下，隔了一会儿，见没什么动静，便轻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正对着房门的是一张深红色电脑桌，桌后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妩媚女性，面敷重粉，唇涂丹朱，眉黯如黛，头上挽着高高的

发髻，一眼望去黑红白三色极是分明。她正拿着手机在打电话，看到有人进来并没有理会，依旧用不大标准的魔都话在和电话那边轻声聊着什么，并不时发出一阵阵的低笑。李如意不大懂魔都话，而且那人说话的声音很低，就像窃窃私语的那种，所以她只隐约听到“瓦希特勒”“农好岗”几个字，又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只好站在门口等着。大约等了七八分钟之后，又推门进来了一个男生，看到屋里的情景，也只好站在一边等。桌后女人聊了大约有一刻钟的光景，见他们两个还没有走，终于挂断了电话。恼怒地瞪了他们一眼，好像是对他们偷听了自己说话很不满意。开口问道：“你们找谁？”

“老师，我是来申请调宿舍的。”看到后进来的那个男生颇有风度地做了一个“你先”的手势，李如意答道。

“什么原因？”

“我的那间太湿了，里面还有老鼠。”

“还有吗？”

“光线也不好，只有一扇小窗子，还是朝北的……”

“好了，好了，这么啰唆。后勤处同意了吗？”

“没有，学校通知到这里申请的。”

“不行！学校规定，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调宿。”

“可是我那间有老鼠啊！”

“有老鼠怎么了？哪间没有老鼠？老鼠又吃不了人，你怕什么？”

“我身体也不好，那间太湿了……”

“怎么那么多废话，告诉你不行了，回去吧！身体不好就申请休学！”说完就不再理她，拖动鼠标对准液晶显示器上的 QQ 游戏图标双击下去。

李如意怎么也没有想到，等了半天居然会遭到这种待遇。刚要再说什么，忽然旁边那个男生叫了起来：“老师，我见过你的！”声音中满是欣喜，听起来直如信徒面圣、故友重逢。

那女人听到他声音如此兴奋，不由得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向他望了过去。

“那次在大光明电影院，我看见……”

女人心里猛地一惊，镇定了一下，问道：“什么电影院？”

“是的，没错！那次我坐最后一排……”

女人心里又是一惊。她和校办刘主任每次去看电影都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一来怕别人看到，二来老刘总喜欢在电影院里动手动脚的，坐在最后也方便。

“难道被这小子撞到了？”但多年的偷情生活已将她的神经锻炼得钢铁般强韧，瞬间便已拿定了主意，“我没见过你，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耽误时间。”

“您当然没见过我啦。当时您正在投入紧张的表演，怎么会见到我呢？”

饶是女人久经沙场，闻听此言却也不禁脸上变色，额角微微有些汗珠渗出。嘴里却兀自斥道：“你不要胡说，什么表演？”

“《侏罗纪公园》里那只勇猛无敌的霸王龙，不是你演的吗？”那男生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女人先是一怔，随即气得脸色发青。想要发作时，那男生已去得远了。屋子里只剩下她和李如意两个人，李如意却还不识趣地侧着头对她上下打量。

“你还不快走，赖在这干什么？！”女人歇斯底里地叫道。

李如意却并不生气，向她凝视了大约五秒钟后，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以轻微却足以使她听清的声音自语道：“果然是的，刚才还没看出来。”说完也转身走了出去。刚出门口就听见玻璃容器坠地破裂的悦耳清音，以及一记足以催金裂石的女性怒吼。

“辱人者人恒辱之”，李如意想起了老爸常说的一句话。

从那以后，“霸王龙”三个字在H大不胫而走。提到宿管科某人，人人皆呼“霸王龙”而不名，以至于她的本名反倒没什么人知道了。据说后来因为“霸王龙”三字在H大实在太过响亮，几乎已成为工作态度恶劣的女性后勤人员的代名词，为了保护员工并维护后勤部门形象，组织终于在校办刘主任退休之后将她调离宿管科，改去负责校内基础设施的清洁工作。

“真是太形象了，太贴切了。”李如意一边往回走，一边恶狠狠地想。她还是第一次碰到态度如此恶劣的工作人员，同时那男生的表演天赋和联想能力也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始听他语气之热切，还以为他是那个女人的崇拜者，没想到后来居然发生

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不禁让她再一次对人类的智慧发出由衷的赞叹。虽然调宿不成，但这并不影响一向乐观的她对生活的热爱，尤其是经过刚才那荡气回肠的一幕之后。

她用纯正的美声唱法哼着李慧敏的名曲《你不会有好结果》，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到了办公室。推门正要进屋，却被一阵扑面而来的异味猛地逼退了半步，她立刻闪到一旁，避开风头，叫道：“刘识丁，你给我把鞋穿上！”

刘识丁早上在操场跑了几圈，吃过饭回来见室内没人，正好为自己极度疲惫的双足减负。没想到刚脱下鞋子李如意就回来了，心知她对自己在办公室里脱鞋这一恶行向来深恶痛绝，急忙把刚刚摆脱束缚的双脚又重新装了起来。正襟危坐于电脑前，做学习状，却尴尬地发现显示器上的 Windows 系统还处于正在启动状态，只好站起身来，讪讪地看着满面怒容的李如意。

他和李如意是同一级的博士，硕士阶段师从文字学泰斗顾玉慎的远房师弟许野裁门下，三年苦读，早已尽得名师真传，硕士阶段就连续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被同行公认为文字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升博时本打算投到裘老门下，后来得知顾先生当年的专业课考题是在《铁云藏龟》中随机抽取一篇，让考生写出全部甲骨文的篆定，并标出该篇在《铁云藏龟》中的具体位置。考虑再三之后，他最终断然决定放弃。原因之一固然是他对文字学经典的认知还没达到这个高度，更重要的是，他得知告诉他这一消息的那个同学自己也报考了顾先生的博士，而顾

老每年最多只带一个博士。

后来通过导师推荐，他才屈尊来到了 H 大汉字研究所。由于师出名门，加上自身实力强劲，所以刚来的时候他对这所新学校并不怎么感冒。直到见识过李如意的专业水平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学术出身论”观点错得多么厉害。

那时他和李如意都刚入学，导师为了增进师生感情，特地宴请他们这一届的新生和几位老师一起吃饭。席间一干文字学家谈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专业。开始时李如意并不怎么活跃，只是不停地将各类食物纳入口中。待到菜足饭饱之后，腾出嘴来的李如意才开始说话。当真博士金口，例不虚开，不开则已，一开惊人。一番见解说得席间众人频频点头，最后几点结论几乎可作为建国六十余年来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精辟概括与总结，不禁让刘识丁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他悄悄打听对面的达人师出何处时，才得知李如意就是土生土长的 H 大文字研究所的硕士。而且，本科还是以同等学历身份考入的，这不禁又让他为自己的浅薄感到汗颜。

从那以后，他就对这个曾经在众多权威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门，充满了敬畏之情。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篇本领域权威撰写的综述文章时才若有所悟。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根本无助于改变他在博士就读期间悲壮的“师弟”身份。所以，在李如意面前，他只有俯首帖耳的份。

这时看到李如意脸色阴沉地进来，只好讪讪地搭话道：“你回来啦，宿舍换好了吧？”

李如意头天告诉他要换宿舍，有什么事先帮自己应付一下，是以刘识丁才有此一问。

“没有！”

“不是说……可以换的吗？”

“‘霸王龙’不给换！”

“罢王隆？”刘识丁在心里飞速地将自己所知的读音为“罢”的字过了一遍，却怎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做姓氏解的，这不禁又让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

看到他一脸的迷惘，李如意又想起了刚才的情景，脸上肌肉稍微松弛了一些。

见她脸色稍和，刘识丁这才稍放下心，大着胆子问道：“那个女的姓巴吗？”

恰巧又一股恶味飘过，李如意皱了皱眉，瞪了他一眼道：“不姓，姓什么八，还姓九呢，姓八。”

“你不是说她叫八王龙吗？”

“我说她是‘霸王龙’，又没说她姓八！”

“那她到底姓什么啊？”文字学学久了的人多少有些迂，尤其是在碰到自己没听说过的汉字的时候。

看到他一脸虔诚地向自己请教，李如意觉得有些好笑。想到正好可以借机把那个女人的经典绰号公之于众，于是便把刚才宿管科内发生的一幕向刘识丁做了翔实的讲述。

刘识丁这才知道自己无知固然是实，但这回却与此无关，不

禁长长出了口气。忧心既去，脑筋也灵活起来。忽然想起一件事，说道：“我听说好像有人刚换了寝室，你去问问，或许能帮忙也说不定。”

李如意正为换宿舍的事懊恼，急忙问道：“谁？”

刘识丁看了她一眼，慢吞吞地说道：“好像是……隔壁思想所的康德。”

李如意本来满怀希望，闻听此言却不禁心下一沉。犹豫了许久，终于慢慢转身走了出去。

眼看她出了房门，刘识丁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奸笑。